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廢兩改元問題

上海戰爭的印象

漫遊散記(五)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中國文化的崩潰(新書介紹)

翁文灝

孟真

一之

尹及

丁文江

衡哲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西安	蘭州	開封	武漢	無錫	常州	濟南	青島	廣州	廈門	重慶
北平圖書公司	天津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南京圖書公司	西安圖書公司	蘭州圖書公司	開封圖書公司	武漢圖書公司	無錫圖書公司	常州圖書公司	濟南圖書公司	青島圖書公司	廣州圖書公司	廈門圖書公司	重慶圖書公司
北平圖書公司	天津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南京圖書公司	西安圖書公司	蘭州圖書公司	開封圖書公司	武漢圖書公司	無錫圖書公司	常州圖書公司	濟南圖書公司	青島圖書公司	廣州圖書公司	廈門圖書公司	重慶圖書公司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答覆幾位青年的來信

近來一二月間接到好幾封素未謀面青年人的來信，內容小異大同，都是訴說他們的心裡的悲痛與煩悶，並且詢問或討論做人或求學的方針。其中有一封還說因為我是向無黨派的所以更要聽聽我的意見。這可把我難住了，因為我向來專心做我的大部份而且很特別的事，對於指導青年的重責實在是不敢當。因此我對於這類的信或是沒有復，或時很潦草的答復了。但子細想來，這樣辦法是對不起人的。而且現在有同樣疑問的青年恐怕很多，既有問題自然應該討論討論。所以不揣愚昧想了一想，憑我的良心，寫幾段迭在獨立評論發表。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迫的時期，悲痛與煩悶是當然的。青年的固然如此，成年的難道不如此？我自問也還有三分血心，所以人家向我訴苦，我說我也許比你感覺的更苦。你沒有辦法，我又何嘗有辦法？有一次我在感慨很深的時候，寫信給一個外國科學朋友，禁不住也寫了幾句煩悶的調子，並且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你看我怎麼好呢。

那位朋友回答我說，「在這樣苦境中，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更應該拚命做你的工作。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工作能够造成人類極幸福」。初看起來，這也許是隔岸觀火不關痛癢的話罷。回頭想想，這種觀念至少可以做一大部份人的兩針。我說此話只可適用於一部份人，因為此外還有人能够去當義勇軍，或做其他直接救國的事業的，他們力盡心安，當然得到一種安慰。至於因能力，責任，或其他環境的關係，不能這樣做的，與其在家歎氣，何如努力工作？

一國的國力是全國國民努力的總和。我們做的事業雖然不同，終究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們的國家有關。我們看看大家不得了，我們最低的責任當然是要問自己曾否盡力做了我們份內的事。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直接可以救國，當然應該奮勇的去。萬一沒有這個機會和力量，至少更應盡力做我們份內的工作。不管成敗利鈍，我們將我們的工作做完了，總算盡了我們的心力。好像當義勇軍的，把他的子彈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場，也算盡了國民的責任。光榮雖有大小，意義差不多一樣。

一個工程師去造一條鐵路，擊穿了山，打開了洞，築好路基，鋪上鐵軌，把一星期的路縮成半天，把窮苦的地方化成繁盛。這個工程師也許不能成爲報紙上所稱的名流，但是他的工作真能造福於人，他的一生便不虛了。一個醫生在鄉僻地方，開了一個小醫院，醫好了許多病人，消除了若干傳染病，雖然不會發大財，但終身有事可做，也算無負於社會了。再如一個小學教師，盡心去教，能够培植國民的根基，挽回社會的風氣，他的影響正是不小。所以無論何種工作，都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都值得盡心盡力去做。

說到工作，我很知道許多青年感覺煩悶的一個原因正在沒有工作。大多數青年也很知道做人應該有一種正經工作，他們正因爲找不到正當而有興趣的工作去努力，所以感覺生活的空虛。他們找不到一個目的物，去施用他們的心思才力，所以徬徨的追求人生的意義。冥想的追求往往不得結果，所以愈想愈空，愈想愈煩悶。因此我以爲「求工作」確是許多青年公共的呼聲。「求工作」並不一定是「找飯碗」，儘有許多找到了飯碗而並不能感覺滿足的。求工作是要盡做人的責任，是要實現人生的意義。

現在許多青年都感覺沒有工作的煩悶，這固然可以歸

獨立評論 第十號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罪於社會環境不良等等。但也要怪他們缺乏自求工作的精神。往往有人以爲拿得了畢業文憑，便應該有人來「安車蒲輪」迎接他去，不然便說灰心。其實這是事實上不能常有的。即使在外國各種事業發達的地方，近年來因世界經濟困難的結果，各國都有許多很好的專門家沒有正當工作。我都時常收到這種「懷才求售」的信，我以爲這是很當然而不可菲薄的。很有許多人能如此找到而做成重大事業。所以我勸一般大學畢業生「時找不到事的，千萬不要灰心。他們應該更加努力去找工作。並且應該儘力找他們本行的工作。固然有若干工作是必須由別人聘請或僱用，初畢業的青年如果沒有介紹，往往無路可入。正當方法是自謀表現，或是寫信或發表文字，毛遂自荐也並不足爲恥。最好是自動的作些個義務的工作，給人家看。古人說「雖處於囊必能脫穎而出」，只要自己努力到真有能力真有成績，絕不會長久埋沒的。『中國社會沒有公道』這是有爲而發的感慨話，不可盡信。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究竟人才還少。同等的人才在中國找事恐怕比外國還容易的多。你不見各大學的教授麼，只要稍肯努力畧有成績的學者，各大學幾乎東拖西拉，加薪抬價，爭之惟恐不得。甚至事理精明文字略順的官僚，各機關都非極力拉上幾位不能辦事

。其實這樣能力並非甚難。現在的青年正應該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只要努力，決不會白費的。

此外也有許多工作不必等人來請，儘可自己去做的。例如學醫的人，如果大家擠在北平天津等大都市，病人有限，醫生日加上去當然總有一天許多人無事可做。但是中國內地正還缺乏幾萬個科學醫生。我曾在四川鄉下旅行，看見瞎眼的人路上幾乎陸續不絕。這當然是彼此傳染，無人醫治的現象。西洋人傳教的或是做學術考察的，到中國內地旅行，只要略懂醫術，便是最好的敲門磚，最有效的介紹信，到處有人歡迎。我有一個朋友，略懂醫術，到甘肅被匪擄去，適遇土匪首領有病，給他治好，便很客氣的送他出來了。這都證明做醫生的只要肯到內地去，決不愁沒有工作。同樣的中學或小學教師在內地是如何缺乏，雖然在大都市中往往重重疊疊的分成好幾批，環繞少數地盤，借政治的力量來你爭我奪，前仆後繼。固然名利之求人所難免，爭名于朝爭利於市，此亦人情之常。但是名利都是比較的分別，實在的工作却真是可以做精神上的安慰。為有志的青年講，你們不是要工作麼，你們只要自己去找。你們不願學而無用，只要你們自己能用其所學。人固然要靠事業來養，但事業也全靠人去做。中國目前現成的事業

尚少，更需要有創造事業的精神。所以學生選定學科，不要開某科已有什麼已成的事業容易加入，更應該問中國還有什麼缺少的事業等我去辦。社會上做事有時好像科學家研究問題，越是研究已多的事物越不易得新結果，越是未經研究的處地越容易有新發見。

中國有句老話叫「學以致用」，從前觀念往往把「致用」作為做官或發財的意思，這當然是太卑鄙了。如果解作「用其所學」，便是一句很好的格言。我常可惜大多數學生缺少這種致用的精神。教科書裏或講堂上所說的話，他們往往抱一種「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不肯實地應用，這真是最可惜的。只要看外國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他們所有的專家學問往往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們住的地方把經緯度也測定了，很長久的雨量紀錄也有了，有許多物產等等都發見了。中國人雖然會做，但往往不屑做，不高興做，所以便學而無用。外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愈做得多愈高興，並不要等人家去催他。中國人往往以為工作愈少愈是幸福，除非有不能不做的原因去壓迫他，這便是學而不用。因此許多工作我們並非不會，却是往往不做。例如有許多大學都有測量功課，教經緯度測量的方法，但是有幾處地方中國人自己把經緯度測定過呢？說到此地我們自己

更覺慚愧，北京城裏地質學和考古學的興味總算濃厚的了，但是周口店的猿人牙和景教碑，還都是先經外國人發見，告訴我們纔知道的。現在我要說的是，我們必須振起我們致用的精神。只要有一技一藝，甚至於一知半解，我們便要隨時隨地去應用他，到處求問題，隨時求解決。如此做去，則能力因應用而漸高，經驗因歷練而愈富。學得其用，日有進境，在本身已是一種安樂，一種快樂，可以打破生活的空虛。而且如此做去，總有若干成績不致完全埋沒，就是為求名求利的方面講，也是一種比較最好的方法。

我也認識若干青年都很贊成我的意見，但是他們又有一個難題，就是感覺學校功課太不充實，學了之後即使要用其所學，實在是無學可用。這真是太可傷心的事。學了四年，戴方巾，拿文憑，而自己承認一點沒有得到什麼。同時為生活所迫，却不能不在社會上找一個位置，胡亂擔任一個職務。要解決這個困難，一方面只好希望教育當局把教育真當作一回事，拿出良心來好好的幹。教授先生們也要度德量力，專心教他們能教的功課格外努力。另一方面

面，如果學生們大家學求必得，求澈底的瞭解，求事實的證驗，求實地的練習，強聒不舍，也可以逼得冒充的教授改行，偷懶的先生格外用些功。只要大家覺悟，努力工作，這種精神會像傳染病一般自然的普及。這種精神普及了，我想國事總要好些。

再為已得工作的人講，不論事之大小必須好好的幹。對於自己成績的志願不妨提高，對於比較他人的野心不可太大。社會上偶然的平等恐怕是不容易消滅的，如果，為羨慕「同學少年多不賤」，便拋棄自己的工作去蠅營，去狗苟，結果裘馬未必輕肥，反而失了本業。究竟公道自在人心，壞人終也不能叫成好人。現在最危險的一種現象，是個人的慾望格外猛進，對國家對社會之觀念過於灰心。有若干青年平時歎歎太息，痛恨別人不好。一朝自己做事，却一樣的腐化作孽。所以能有更高的目標固然更好，即使不能也要立志始終做一個好人，并一個有用的好人。我狠慚愧我沒有多大人生哲學可以貢獻，我更不願說過於高遠難行的話。但是以上的感想至少可為若干普通人說法，也是我對寫信給我的人誠意的答復。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真

關於教育改革之具體問題，原則上我們可以有些意見，其施行的詳細方案乃是教育當局的事，我們局外人既無材料在手，自然無從懸推。

教育改革具體方案之原則，一時想來有下列數事。

(一) 全國的教育，自國民教育至學術教育，要以職業之訓練為中心的。這話不是江蘇省教育會一系人之老調頭，他們的辦法是把學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職業的「藝徒學堂」，幼年人進學堂，如進工場一般，這是極其不通的。我們乃是主張學校中的訓練要養成幼年人將來在社會服務的能力，養成一種心思切實，態度誠實，手脚動得來，基本知識堅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學雖有化學，然而如竟專心製起膽子來，雖有物理，然而專心做起電燈匠來，都是大可不必的。不過，化學雖不造輪，而必使中學畢業生在化學工廠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化學知識，在農場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動植物知識，然後這教育不是失敗的。

在這「職業訓練」的要求之下，我以為中小學的課程

應注意下列數事：

甲，將中小學課程之門類減少至最低限度，僅僅保留國文，英文，算學，物理，化學，自然知識，史地知識，體育等，而把一切不關痛癢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將黨義的工課堅實的改良，使其能容納些可靠的人文知識，不專是一年又一年的叫口號。當年黃炎培等人擬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學，這個題目在歐洲尚不會建設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訓練之意義。試問中國有誰配教這門工課？在高中又如何教法？這樣子做下去，又何怪乎今之中國學生專到些不三不四的書店中，買些唯物論社會書呢？

乙，每一科目專缺勿濫。在城市的學校可除自然知識，在鄉村學校亦可酌量減除些科目，只有國文英文算學是絕對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設之後，必求有實效，國文非教得文理普通文法不錯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實用不可，算學非教得有算術，幾何，代數，最淺解析幾何，最淺微分之基礎知識，而能實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對於電燈，肥皂泡，天氣變化，熱力工

用，等等一切我們四圍環境中遇到的事件，能與書本上的指示連起來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們園中的植物拿來分類認識出來不可。一切功課都步步跟着實驗，教科書不過是一個參攷的手本，訓練的本身乃在動手動脚處。國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歷史要教到堅實而不盲目的民族主義深入心坎中，同時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義，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質的憑藉，及全國經濟生活的綱領，若專記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爲實現這樣的課程，教育部有設置幾個專科的課程編定委員會之必要。

照這樣做下去，然後以下列的標準考察一個學校辦的成功或失敗：一，學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課本上的知識的能力；二，學生能不能將日常環境中的事與課本上的知識聯繫起來。能，便是訓練的有效，不能，便是製造廢物了。這樣的訓練，不特可以充分發育一個人之用處，一個人將來在職業上的用處，並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習慣，思想不清的涵養，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 全國的教育要有一個系統的布置。民國以來教育，真可謂「自由發展」了，其結果是再紊亂不過的。私立學校隨便開，大學隨便添，高中滿了全國。即令這

些學堂都好，也要爲社會造出無數失業的人來，而況幾乎都不成樣子。現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幾個當務之急。第一，作一個全國教育的統計，同時斟酌一下，中國到底需要些那樣人，然後制定各校各專門的人數，使與需要相差不得。第二，使公立學校在上下的系統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當的照應。第三，限制私立學校，使他不紊亂系統。第四，最要緊的——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職工教育，學術教育，中間之相接相配合處釐定清楚，務使各方面收互相照應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岔八錯之形態。

(三)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試以普魯士爲例，雖說大學教授講座之選補權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廳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實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無法以個人好惡更動之。以當年德皇威廉第二之事，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革命後普魯士教育部長免了一個國立歌劇院院長的職，竟發生了大風波。如熟悉德國教育情形，當知高等教育權皆在所謂秘密參議手中，普通教育權皆在所謂學事參議手中，其用人行政，一乘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這樣子固然有時生出一種不好的情力，然而事件總不至于大紊亂。中國的教育

廳長特別市教育局長可以隨便更換，這猶可說他們是政務官，然而廳長局長竟能隨便更變校長，一年數換，于是乎教員也是一年數換了。服務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們又焉得安心教書？又焉得不奔競，不結黨營私？

所以政府的責任第一是確定教育經費之獨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教員教授的資格，審定之後，保障他們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設置有力量的視學，教廳亦然，參以各種成績之考核，純然取用文明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辦法，定教育界服務人員之進退，及升級補缺。河南省的教育經費能獨立，山東省的教育不會換過長官，其結果便比江蘇安徽好得多，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國的教育是自上腐敗起，不是自下腐敗起。民國二十年來的事實可以完全証實此說。教育部沒有道理了，然後學制紊亂，地方教育長官不得人，校長不成樣子。校長不成樣子，然後教員不成樣子，然後學生的風紀不堪問了。政府有時稍稍表示認真的決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國十五年國府在廣東時，把中山大學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學生須經甄別，當時的中山大學真可謂黨派鬥爭之大集合，亦是學潮風潮的博物館，然而政府一經

表示決心之後，乾全無問題，雖共產黨都不鬧，于是中山大學有了三年的讀書生活，以後仍是政府措施不當，然後風潮又起來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頓中央大學的意思，不特在中大辦下去了，即遠在北平的大學，也望風化，難以劉哲一樣的人，尙能以決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況其他？可見中國的學潮正是沒有很多嚴重性，只等於頑童鬧學罷了！所有頑童鬧學都由於家主昏聩，教師無恥而起，一旦家主不昏聩，教師不便無恥了，則頑童不特可以不頑，或有成爲「吾家千里駒」的希望。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頓，學風之改善，關鍵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學校長永遠任用非人，雖連着解散幾次又何益？然則今之政府之責任，在整頓自己責任內的事，此事辦到，學潮雖求之不得的了。所謂政府責任內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項：

甲，把教育部建設成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官廳，以法蘭西普魯士的教育部爲榜樣做去，不特參事司長不能用一無所能的人，即科長科員亦必用其專門之長。此外更設教育統計處，以便全國教育事項瞭如指掌，設教材編纂處，不再審定些亡國的教科書。

乙，廳長大學校長教育局長必須用得其人，其人若有

人品，有見識，有資望，自然沒有學潮，有也不至為大害。以我個人教書的經驗論，學生多數是好學生，我一向對學生極嚴厲，並未遇到反響，所見的學生搗蛋，皆自教員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當局要為有才學的窮學生籌安頓。中國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敗的，中國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嚴格說去，中國無「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賢士幹才多出於貧寒人家，環境之嚴苦鍛鍊出人才來，不是居養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舉時代，窮人是比較有出路的，一來由於當年讀書本用不了許多錢，二來由於當年義學，宗塾，廩膳膏火，書院獎勵，試館，等制度，大可幫助有才無錢的人。今日之學校教育，用錢程度遠在當年之上，並無一切獎金助金。國家號稱民國，政治號稱民權，而貧富之不平更遠甚，成個什麼樣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場言，極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論，也是種下一

廢兩改元問題

最近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因洋幣慘落，有廢兩改元計劃，據九日大公報載，廢兩原則已決定，實行期未

獨立評論 第十號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個最大的危險種子。所以我來提議：

甲，把自大學至小學的經費抽出至少百分之五來作獎學金。

乙，把一切無成績的省立大學停止了，改成獎學金（國外留學金在內。）

丙，把一切不成樣子的私立大學校停止了，改他們的底款為獎學金。

丁，一切私立學校不設獎學金者，不得立案。

戊，學費一面須收得重，獎學金額一面須設得多。

於是國家有國家的獎學金，省有省的獎學金，縣有縣的獎學金，學校有學校的獎學金，團體有團體的獎學金。於是學生用功了，窮學生尤其用功了，學校的風氣自然好，社會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關於學術教育的事項，後來再論。

一之

定，但三個月內可準備完成，最末易解決者銀元法價標準相去太多，難于劃一，滬造幣廠俟新模到即開鑄，並開始

九

自由鑄造云。消息傳出，當天上海洋釐猛漲，結果每萬較六日暴漲五十七兩五錢。次日，上海錢業公會召集臨時會員大會，討論廢兩問題，並拍致財政部一電，請事先詳密準備，然後公佈施行，于是申釐第二天又回跌到以前的水準了。

中國幣制的混亂，已爲人所周知；但對於銀洋並用的弊害，多有不甚了然者。我國滬漢津等通商大埠，日常行用，雖爲銀元；而大宗貿易及計算單位則爲銀兩，上海謂之「規元」，天津則稱「行化」；但規元行化，並無實物（其實際貨幣爲寶銀），祇不適用爲計算及記賬之單位（虛銀兩本位）。凡華洋貿易，國際金融及大宗款項之支付，莫不以銀兩爲計算之標準；銀元雖爲實際授受所需，反變成一種貨物，每日將銀元折合爲銀兩之價格，是謂洋釐。銀緊洋鬆，則洋釐跌；洋緊銀鬆，則洋釐漲。銀元之價格時漲時落，而商民之危險負擔彌增。凡商家之營國際貿易者，向外洋定貨或運土貨出洋，均以金價計算；而國內則用銀；因金銀比價之起落，不免時受虧損，然此屬於國際本位之不同，猶可言也；乃國內貨幣單位，元兩並行，因二者比價之變動又有虧損，如絲茶上市，洋釐必漲，而購料者顯受操縱；當進口貨多時，外人喜用銀兩，洋

釐必落，商人胥受其損。夫金銀比價不同，識者尙以爲苦，今以銀對銀，而漲落乃若是其巨，明明同此總重七錢二分之銀元也，貯諸篋袋中一二月，時或蒙數分之贏利，時或遭數分之損失。業國外貿易者，一方既須負擔金銀比價之危險，他方復須負擔兩元價格變動之損失，是其一。因兩元並用，投機者流利用市價漲落，以爲營利之方法，洋釐升降無定，正當貿易受意外之虧損，是其二。外國銀行進出用兩，而中國商業交易，通行銀元，故商人不得不有兩重之準備，在他國一種準備已足，而吾國必準備兩重，因之，通貨缺乏，所感特甚，金融緊急，亦較爲多。故當銀兩或銀元需用較繁時，均足致金融之緊急。是其三。最堪憐者，且有銀元押款之事，夫銀元非貨幣乎，何必向銀行抵押款項？蓋以所需用者爲銀兩，而不能以銀元相抵故也。且兩元並用，以兩易元，或以元易兩，兌換之時，貼水受虧。況各埠既有各埠之銀兩本位，平色自各不同，計算困難，既費手續，又耗時日，狡滑者利其計算之複雜，以上下其手，而忠厚者蒙其害矣，是其四。他如物價之因洋釐跌而漲，房租水電等費之以銀兩計算而負擔增，猶其小焉者。故今日不圖改革幣制則已；欲改革幣制，廢兩改元，實爲急務，此殆爲經濟學者所公認。今值

宋子文氏又有廢兩之議，爰提出廢兩改元中之數問題以爲商榷：

(一)，實行之時間不可操之過切，然亦不可太緩，欲速則不達；緩則曠日持久，反致稽遲。政府應立將各種辦法妥擬完善，並與各關係方面，加以慎重之研究；但必須規定實行之時日，以期一鼓成功。吾人以為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二)，關稅改兩爲元之比價及商業上銀兩往來之折合標準，必須確訂，否則糾紛立起，困難叢生。查我國銀元一枚之重量爲庫平七錢二分，成色爲銀 80% ，銅 20% 。依此推算則每壹元應合純銀庫平六錢四分零八毫，或 23.90852003 格爾姆。擬以純銀成分加鑄費一分（一分之數從前滬幣廠銀圓，亦有此主張），再按 1.0544 合規銀爲折算之標準，似稱公允。

(三)「匯劃銀」存廢問題。銀行界有主張廢兩爲元，當先自廢滬劃銀始者；其實，滬劃銀之「銀」固須廢除，滬劃銀之「匯劃」仍可保存。按「匯劃」乃爲錢行關於銀錢往來之一種札賬方法，其作用相當於外國之票據交換所，而「銀」乃被滬劃之一種銀錢。夫「匯劃」既爲滬劃銀錢之一種方法，昨日以之滬劃「銀兩」，今日未始不可

以之滬劃「銀元」。

(四)，自由鑄造問題。廢兩用元，洋用必增，不自由鑄造，不足以使需供相應。況銀兩存在之唯一理由，無非由銀元價值之不確定，不若銀兩得按實值計算，有一定之標準。故如規定以銀易洋之法定標準，而銀元仍不自由鑄造，則銀元本身之價值，終將無法穩定，人民對銀元之信仰，亦難維持。影響所及，或使法定標準，名存實亡，或使物價無形上騰。即如此次釐價落至七兩關內，創六錢八九分元新紀錄，其原因固由于農村經濟破產，資金集中于都市，同時工商業衰落，金融季節失常有以致之，但銀元成色之低減，恐亦不無關係。據最近西商歌愛德（Edward Kahn）之報告，亦謂目前釐價，已與鑄幣成本切近，所以尙未發見鎔鑄者，一以上海銀底已甚豐富；二由于某種銀幣（按指總理幣）筆者）成色不及法定數額故也。當局苟有統一幣制之決心，則首先當整頓鑄幣來源之造幣廠，使所鑄之幣，成色重量均歸一律，而不以圖利籌款爲目的，此實爲廢兩改元之實行條件也。

以上乃關於廢兩改元之幾個主要問題；此外，政府于實行廢兩改元如其決心，吾人以為第一：應立即組織「廢兩改元專門委員會」（名稱不妨改易，姑爲代擬），人選

擬定中國銀行公會人員，錢業公會人員，中國及上海總商會人員，海關人員，外國銀行公會人員及國內經濟專家若干人組織之，專門籌備廢除銀兩之事宜，其任務可得而言者：(A)主持滬甯杭造幣廠之化驗；(B)議訂廢兩改元之實行日期；(C)議訂外國匯兌改算銀元計算之標準；(D)議訂銀兩債務改按銀元償還之標準；(E)議訂關稅稅率改算銀元之標準；(F)代籌各地實行廢兩改元之困難；(G)計畫統一國幣之實行等項。第二，上海造幣廠應于最近期內立行開鑄新幣，並頒布國幣新條例，規定重量成色，共合純銀若干為法價，並明定鑄費。明令自某月某日起，無論中外銀行錢商及商民凡存有大條銀或現元寶者均得按照國幣新條例之規定，照加鑄費，自由請求鑄造。第三，明令將洋釐行市取消。第四，各銀行錢莊以及其他金融機關自實施日起，不得再以銀兩為匯兌本位。

上述種種，乃為吾人一時思索所及，詳細辦法，自有待于專家會議之通籌。抑吾人尤有言者，廢兩呼聲不自今日始，民國六年上海總商會蘇筠尚，張知笙即有廢兩之議，民國九年又有英商之聯合議決要求，繼有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全國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先後建議，而經濟學家馬寅初氏主張尤力，民十七年春，馬氏以「統一

國幣應先廢兩改元」之提案請浙江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核准，旋經國民政府于四月二十七日第五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六月間召集之經濟會議，廢兩改元，且列為專題。乃所以迄今尚未實現者，一方面因由于政府無實行之魄力與決心，同時實緣上海錢業中人反對有以致之也。觀于此次廢兩消息傳出後，次日即有錢業公會請暫緩實施之請求，此中癥結，不言可知。洋釐市價八日因廢兩空氣而高漲，九日即行回跌，蓋金融界中人明知其不易實行，故表面上均予以贊同，而暗中實加以阻撓。(錢業中之人之所以反對廢兩者，一以銀兩為錢莊活動所憑藉，再則銀洋並存，可以操縱投機。)吾人固希望政府于廢兩改元有周密之計劃，有實行之決心，滬廠開鑄新幣，尤須嚴格依照法定之成色及重量鼓鑄，勿借此為牟利之工具；然後明定銀洋折合之標準，大刀闊斧，底于完成。錢商中人，允宜識見遠大，勿視目前之畸形幣制為獲取贏利之良機，而當着眼于幣制統一後正當營利之發展，以促成此項幣制初步改革計劃之實現，是吾人所厚望也。(七月十一)

(此文草竣，閱本月十二日報載，上海錢業公會招待報界，對廢兩問題，明白反對(雖原則上自稱贊同)，此中奧竅，不難洞悉矣)

七月十二日

作者附記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

上海戰爭之政治方面，外交方面，人道方面（或非人道方面）的種種問題，大概已經有人說得很詳盡了。關於兩方戰鬥者的心理態度，現在還待人闡明。作者當混戰發生時，正在上海，其所處之地位在前線與後方之間。關於混戰，結論他不敢說有，而他所得之印象是：日本人有秩序，有紀律，而頗呈慌忙不安之態；中國人則反是：他們已預備抵抗到死，所以滿不在乎，不慌不忙，不愁不憂的作他們的工作。

上海這次戰爭，在日本方面可以說是爭一副面子。日本陸軍獲得東三省以後，日本的海軍將兵就吃醋，躍躍想立功。在上海的日本海軍中將心裏說：搶人土地的把戲，在東三省如此容易，在上海也不至於很難罷！但是在上海搶地，事實上非常的困難。日本的海軍頭一戰就自己證明自己無用，所以日本陸軍部不得已陸續派兵來華，派完一師又一師，務期日本的軍威，不至於在上海丟臉。所以在上海的日本兵覺得已經走錯了一步棋，不如將錯就錯，索性在上海打下去，又怕錯重難改，全盤敗輸，故心中焦急

，慌忙不已，怕上海未勝以前，國內早起糾紛了。

中國兵的心理則反此。他的態度如西班牙鬥牛者一樣，手執着紅旗在牛的前面帶嬉帶笑的搖着。他知道那條牛不熟地理，但仍然用頭角去撞牠的敵人。牠費盡力氣往前亂攻時，他則以逸待勞，鎮靜地坐在他的機關槍旁瞄準。好比歐戰時法國兵在凡爾登叫着「誓不讓他們過去！」，中國兵則誓不肯讓日本人雷池一步，想盡種種法子把日本兵擋住一槍之距離。他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所以他雖以自己的生命為兒戲，却毫不害怕，只有自然和歡容。

關於此次上海戰爭最不要忘記的事實就是十九路軍並不是被日本人從開北「趕」走。十九路軍之退，很整齊而有秩序，並且是自願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打了敗仗，不過是在軍事上被人包圍罷了。當時瀏河離十九路軍的防線太遠，保衛不力，所以日本人在那兒登岸之後，立早包圍現狀。十九路軍自擋勇敢固好，而謹慎為上，故於三月二日退守第二道防線，免全軍覆滅。純粹從打仗的本領說起來

，中國的守土者未失寸土，未棄尺據，未退一步。

所以中國兵的心理並不是敗者的心理。他如航海遇颶風的水手一樣，他的船被浪打壞了，他的帆被風撕破了，所以他不能不覓一避風的港。但這場颶風不過只是征服他的水路，而未有征服他的精神。他猶可在腦海中迴想得來的。他踏的是無帶的橡皮軟鞋，他穿的是綳舊不堪的大綿襖，有時還有前一天晚上的雨濕。但他仍拿着槍桿，望着對方，微微含笑。在他的面上，不但毫無平常想像的戰爭兇惡樣子，而且充滿着慈祥與歡容；他的口是半開，他的微笑在他的高聳的額骨上或隱或現。他帶的帽子遮住他的眼睛，但是這副眼很有所思的遙看遠處。這個中國兵，看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誰也猜不着他是個兵；但是離他不到數百碼，最惡烈的戰事正在進展中，他時時刻刻預備參入前線。

我確見許多這樣的中國兵。他們都很歡容，勇敢，毫不覺危難，就在目前！他們很願意生，因為他們是活着；但他們也很願意死，因為他們將因戰敵人而死。

有一天，我帶一車的軍用品到真茹，那時候十九路軍的大本營在那裏。我覺得很奇怪，真茹離開北最多不過十二里路，但是那時真茹非常的平靖，彷彿無戰爭似的。在

到大本營那條路上，還有挑担子的賣東西，還有小孩子羣聚為戲；中國兵則三三兩兩的慢慢的走他們的路。除了兩次被守夜兵盤問我們的行止外，我們到大本營的路是康衢大道，一往無阻。這些守夜兵也很相信我們，所以我們在車子上頭告訴我們的來意，他們便讓我們過去。從表面上看起來，在真茹那時像無戰事，像無防備。但是日本人就能打破真茹，如入無人之境嗎？事實上殊不然，日本人試了三十四天來槍炸真茹，究竟沒有成功。

十九路軍退了之後，我才在真茹看見他們靈巧的戰壕和地洞之構造。戰壕彎彎曲曲，如蛇一樣，其深藏可容一兵及其槍枝。戰壕之外不數碼地即有一周圍之鐵絲網的籬笆，中有一小門可通人及車。戰壕之上，往往有一種臨時湊起的橋梁早晨架起來，晚上六時後拆去。有一天晚上我們回租界太晚了，所以我們費了許多交涉，才應許我們自己把橋搭起。原來那橋不過是幾塊長木板，兩頭搭住戰壕之兩面。木板之上尚有幾塊鐵板蓋住，以為行車之用。看起來不難；但是要抬那些木板還要些勁兒。至於那些地洞，多半藏於樹子裏面。在地洞裡可以找出些火燒過的磚和一些用過的茶葉，由此可以知道有時有些疲倦的戰士，在炮火連天的時候，在那裡喝茶談天。

這些戰壕和地洞，決不是懶人可以掘成的。但是在真茹的中國兵彷彿是不大作事的樣子。由此可知他們的效率是一種不賣力氣而同時很利害的一種效率。

有一天下午我到真茹，正逢四個中國兵在那兒吃飯。我從前聽說拿破崙行軍時吃飯不過兩分鐘，有時簡直不食，所以那天我很注意這些中國兵怎樣吃飯。他們到底是中國人，吃飯的興趣，絕未因從軍而減少。他們四人有四個碟子的菜，飯，還有一燒酒。他們並不慌忙，吃飯的時還談吐風生。

有一個兵士嘴裏還喃喃不已，到我面前問我如何回到六十一師的陣地去。他說的一口的欽廉州話，我不很懂得，但是我揣其大意不外是想到那時守前方的六十一師去。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但如他願意，他可以坐我的貨車出去，等到他見到頭一個守夜的中國兵，他就可以下來問過明白。這點小小恩典，他報答的方法，殊出我意外。我們那時候站在一小攤子前面。我拿兩角小洋想買一包香烟。那攤子主人無零錢找回。但是我那時抽烟的癮很大，口袋裡剛剛有兩個銅子，我便買了一支香烟。那大兵順手便把我那支香烟奪去，交還給攤子，同時從他的褲袋裡掏出兩張一角的大洋票，買了兩包香烟，一包他恭敬的給我。

他說：「不要抽一支香烟；抽一包罷！」於是他就把那包煙強塞入我口袋裡。我當然是不要；我與他理論，說他需要那包煙還比我緊要。但是他堅不肯讓我還他。後來他下車時，我才快快的把那包煙塞入他的口袋裡。

當敵火連天，人人莫知所向的時候，這些打仗的兵士還能有心作應酬雜事，這豈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嗎？

十九路軍退後，我又去真茹一次，這次是同一個法國人同去。那時真茹已被日本兵佔了，雲樹之中，常有紅帽黃衣小漢出現。我們是坐汽車去的。日本兵高喊我們打住，詳細查驗我們從日本領事館領到的通行証，不下五次。有一個日本兵還和們說英文；他問了好幾聲「你們會講英文嗎？」後來我們細想他為甚麼問我們那句話？那法國人說，「他不過是要我們知道他會講英文罷了」。

這些日本兵，與我前一禮拜所見的中國兵，就大有分別了。中國兵個個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日本兵却慌慌忙忙如有所失。中國兵看起來像無覺無愁；日本兵則咬定牙根的依照規矩的做去。中國兵穿的是棉；日本兵穿的是羊毛。中國兵穿得拖泥帶水；日本兵則一律整齊。中國兵三兩成羣；日本兵則一大隊的開步走。日本兵的傢伙都很漂亮；他們的靴子都刷得很光。他們作甚麼事情都依照傳統

的方法去，並且很留意細小枝節。他們無論是置一尊大礮或搭起一堵沙袋，無論是過河搭橋或過濕地而蓋木板，無論是在戰壕裡安電話線或輸送食品，日本兵彷彿人人都手執一本陸軍教科書，戰戰兢兢的依照第三章第四十八頁的第六條規則作去。

這種「教科書的作戰法」，在城市街道打仗不大適宜。中國兵的滿不在乎，敵來則拒的戰鬥法，反為合用，所

漫 游 散 記 (五)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續)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卜買辦打破頭，我混着一頓飽飯

凡有一件東西，我們自幼看慣的，或是用慣的，吃慣的，其實並不是真的好東西，只要隔了許多年不看見牠，我們往往冥想牠的好處，忘却牠有甚麼缺點。給我同船的這位同鄉前輩是一個老進士。在刑部守了十幾年，纔放了雲南的普洱府知府。這是一個極苦的缺。做了三年，也沒有剩幾多錢。他年紀老了，就告老回家。他自奉極儉；只有一位亂頭粗服的如夫人伺候他，連好好的聽差都沒有用。一到了常德，他頭一件事是叫人買西瓜。他對我說道，

以在閩北能支持一個月以上之久。日本人攻之以剛，中國人應之以柔。十九路軍表面如不大作事，其實作的很多。表面上中國人儼然無組織，但是中國人於無組織中表現一種力量。尋常人人以為都是中國人的弱點，也許是中國人的強處罷？

七月十六日於北大。

丁文江

「我四年沒有嘗着西瓜味了。一到湖南境內，我就想吃牠。無奈因為大水，沿途買不出瓜來。常德是個大碼頭，一定要多買幾個來吃一頓」。等到買了來，瓜又生又小，一股子淡水氣，但他一口氣吃了兩個，還覺得不過癮。後來了漢口，買到了好瓜，他一天吃好幾個，路上就得了病。到家沒有幾天，就死了。

我當日對於小火輪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未出國以前，到江南幾次，都坐過小火輪。出國以後，八年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把牠的真相都忘記了。從雲南到常德三千里路，以五月廿九日起，一直到七月十三日方纔到常德。早

路雖然不狠舒服，水路却很方便，而且一天走二百里，不能說不快。但是我心裏存了一個成見，以為到了常德，有小火輪坐了，當然不肯再坐民船。所以我的同鄉坐原船過洞庭湖到漢口，我却決定坐小火輪到長沙。

我向船家打聽買票的地方。他說在岸上「洋棚」裏買。「洋棚」是沿長江一帶普通的名詞。凡內地輪船碼頭辦事的地方，都叫做「洋棚」。我一上岸就看見戴生昌的招牌。我隱約記得，我們家鄉也有戴生昌的小火輪，高高興興的去買票。「我要買一張官艙票，一張統艙票到長沙。一共多少錢？」我向那一位年輕的管事。他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兩眼，一點不遲疑的答道：「官艙十塊，統艙三塊。」我有一點不信，再問他道：「沒有扣頭嗎？」「先生你不知道，我們戴生昌的船是有名的。官艙是一人一間，極其講究。飯食是一天三頓，每頓是兩葷，兩素，一個湯，大白米飯，所以比別家都貴點。」我狠滿意，當時就給了他十三塊錢，換了兩張船票。

我一面叫跟我的姓陳的護兵，早點押行李上船，一面自己進城到郵局發信。到了郵政局，看見櫃台上貼得有布告，出售上年的郵務報告。我就要買一本。櫃上的司事上樓去拿。好一會纔下來說「洋總辦請你上樓說話。」上樓

去一看，一個二十多歲黑頭髮，棕色眼睛的外國人坐在那裡，外衣脫了，領結都沒有穿。他用中國話問我道：「你會說外國話嗎？」我剛從歐洲回來，會說幾句，「我用法國話答他。他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緊緊握着我的手道：「你是我的鄉親！你是我的鄉親！我說常德那裏會有人要買郵務報告！」于是他拉我到他家裏吃午飯，強迫我把假辮子去了，長衫脫了，開了一瓶香檳，親手做了一壺咖啡，與我暢談了兩點鐘，告訴我獨身住在常德的痛苦：「這是活地獄！活地獄！」他不斷的對我說。

吃了飯以後，我的新朋友派了一個人領我上小火輪。我一面想今天要離開這「活地獄」了，一面想從此一路坐輪船到家，不必再愁下雨，或是過險灘，心裏十分的高興。一到了船上，我纔知道我仍舊進了活地獄！

所謂小火輪不過二十多噸。全船只有一個官艙。這是一個七尺長，六尺寬的小房，在買辦的帳房後面。房裡有兩張木板床，丁頭擱着。此外還有一張小木棹，一張高板橙。靠右面有一個沒有玻璃的窗子。桌子板橙上都有很厚的油灰。許多蒼蠅從窗子裏飛了進來。七月天氣，溫度在九十以上；一進房衣服就汗透。我問那姓陳的護兵道：「這怕不是官艙，你弄錯了罷？」「帳房說這就是官艙，而且

船上沒有第二間。」帳房裏坐的那位買辦也走了過來問道，「先生，你在那裏買的票？」「在你洋棚裏買的。他們告訴我官艙一個人一間房，十塊錢到長沙。怎麼如此不堪！」那位買辦哈哈的笑起來，「先生，他們拿你開心，你上了當了！官艙只有這一間，而且是兩個舖。到長沙尋常

賣三塊錢，有交情還可以打八扣。」我大怒道，「豈有此理！我上去問他找錢去！」「先生，你去也沒有用。洋棚裏的把戲就是這樣，而且就要開船了。」正說着話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客人，要向我房裏擠。我老實對他說道，「朋友，你不用進來。這個官艙是我化十塊錢包下來了。」我又向那位買辦說，「請你不要再賣官艙票了。我兩個人已經化了十三塊錢，抵四張票還多。雖然票是在洋棚裡買的，究竟是你一家子。我不向你找錢已經是客氣的了。要再叫一個人來給我同房，我可決不答應。」那買辦看了我兩眼，就向那個新來的客人說，「不再賣官艙票了，請你別處找地方去罷。」我們主僕兩個就佔據了這一間惟一的官艙

。等到開了船，我到船板上看看，四邊堆的滿滿的貨，沒有地方走動，而且太陽晒的很利害，只好仍然鑽進房裏去。照地圖上看起來，一出常德，就應該進洞庭湖。那知

道船開了許久，也沒有看見湖的影子。兩邊不是高隄，就是蘆草。原來從常德到龍陽，雖說是入洞庭，其實在湖南面的小港裡，然後轉到資江，再經過臨澧口到湘江，上溯到長沙，四百三十里路，都是在內河裡走。于是我大失所望，懊悔沒有直接從常德到漢口。

太陽沒有落，茶房就來開飯，我纔知道每天是開兩頓飯不是三頓。開的飯是一碗白鹽水湯，裏面有幾片豆腐，一碟子生鹹菜，一碟子辣子，一大碗紅米飯，我纔知道洋棚裡人所謂兩葷兩素原來如此，菜我倒不注意，那一碗飯實在糙的不能下咽。我叫茶房給我換一碗白米飯來。他說，「先生，你不知道常德一帶只出紅米，船上就沒有第二種飯。」

等到天黑了，睡覺也發生了問題。我從昆明出發到常德，一路上都睡在我從歐洲帶回來的帆布床上。這天晚上，因為從木板床到船的頂蓬不過四尺多高，木板床又是釘死了的，帆布床沒法子支起來，只好睡在木板床上。我躺下沒在幾分鐘，渾身覺得奇癢。點起燈來一看，滿床都是臭虫。只好起來，坐在高板檯上看書。連我的那個到過西藏的護兵也咬得睡不着。停了一刻，板檯上也發現了臭虫。只好半坐半站，等到天明。

天大亮了，臭虫漸漸醒起來，我接勉強睡下。不到一點鐘，正是迷迷糊糊的有一點睡著，忽然被嘈雜的人聲鬧醒了。只聽得幾百條嗓子，一齊喊着「慢慢的開！慢慢的開！開快了把堤沖壞了，我們要跟你拼命！」起來一看，堤岸上聚了無數農民，跟着輪船跑。那位買辦也起來了。他立刻下令開快輪衝了過去。但是一條長堤上，好幾里路都是聚的人，他如何衝得過。「：媽媽！：奶奶！打！打！」大小的石頭紛紛拋到船上來。我連忙退到我房裡，一看床上已經有一塊石頭，大概從窗子裏飛進來的。只好又走到買辦的房裡等着。同時兩個茶房扶着「二買辦」從船板上下到艙裏來了。這位先生額角打破了一塊，流得一臉的血。大買辦急了，自己跑出去跪在船板上，向岸上叩頭，一面說道，「諸位不要打，我叫他們開慢點就是了。」岸上的人喊道，「你不顧我們的命，我們就要你的命！」大買辦叩起響頭來，「諸位千萬不要再打，我下次再不敢開快輪了！」于是小火輪先完全停了輪，然後用一點鐘走五六里的速度，慢慢開去。

雖然那時候小火輪的速度還抵不上從鎮遠下來的民船的一半，我不知道爲甚麼心裏頭覺得異常的痛快。回頭來看，那位二買辦躺在牀上，哼聲不絕，頭上的血把身上的衣服都染紅了，却沒有一個人理會他。我覺心中老大的不忍。我走了過去，對他說道，「我帶得有刀創藥，給你敷上點好不好？」他看了我一眼，回道，「我不要！」我再誠懇的對他說道，「我不是郎中，給你上藥，不要你的錢。」「阿！我不曉得先生肯做好事，請你快點給我上藥罷。」于是我拿出我的藥包來，先給他消毒，再敷上藥，用紗布棉花紮好，足足忙了半點多鐘。大買辦和茶房都在旁邊看着。

我上藥還沒在完，一個茶房已經來開早飯了。盤裡裝的仍然是一碗白鹽水湯，一碟生鹹菜，一碟辣子，一大碗紅米飯。大買辦看見了，連忙攔着他說，「快拿回去！另外開飯。」不多一會，居然拿了兩葷，兩素，一碗湯，一大碗白米飯來。我飽吃了一頓。覺得二買辦的頭打破是很不冤枉的！

中國文化的崩潰（新書介紹）

衡 哲

書名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著者 Nathaniel Peffer

出版者 John Day Co., New York 1930.

本書的作者曾在中國當過六年的報館記者，又曾做過兩年的研究專員，故他可以說是一位「中國通」，不過他所通的，是現代的中國文化，而不是古代的周鼎漢玉。

本書共分十四章。最初七章所講的，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即是，中國在一百年前是怎樣的自大，後來怎樣的屈伏于英法及日本的武力，後來又怎樣的受了西方文化的壓迫，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呈出分崩離析的景象，使一個整個的國家成爲一團糟。中間的三章，是述說中國文化怎樣走到了最惡的命運處。最後四章，是評述中國最近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建設的。全書的大意如此。

我以此書雖然亦自有他的缺點，實是研究中國近代問題的一本良好著作。第一，是因爲作者對於中國的近代歷史，有一個很明瞭的鳥瞰。第二，是因爲他對於中國的

社會情形，有很豐富的智識，故他能在那千頭萬緒之中，理出一個經緯來。比如他說，中國立國之基，是一個臨而不治的政府，一個百業的行會，以及一個部落式的家庭，這個觀察大致是不錯的，雖然他對於行會的過分理想化及整齊化，不免犯了一點「三分顏色開染坊」的毛病。第三，是他對於現代中國能有充分的了解。他明白中國爲什麼要反對傳教事業，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貨物。他承認中國文化的混亂與破產，有許多罪惡是應由歐美人來擔負的，雖然他有時把這個罪惡責任看得太重了一點。第四，是他對於中國的痛苦，似乎很有從了解產生出來的同情。

「胡亂說說中國要有一個墨索里尼，是不中用的。……中國的墨索里尼，不但要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樣，並且他同時要做意大利的，法蘭西的，日耳曼的，匈牙利的，波蘭的……墨索里尼。現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能爲之嗎？……因爲中國是一個整個的歐洲，所以單單與歐洲的一國相比，是不對的。」

(八二頁——但譯大意)

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的特別不幸，是當西方之文化這樣侵迫她的時候，恰又正值她在歷史的途程上，走到一個下山的時期中。在又一處他又說

「外國的資本，能受中國為建設的社會管理而生的限制，如小小的一個工廠法的限制嗎？」(二五五

頁)

這豈不真是中國工業化之後的一個大問題？又如在第十三章中，他申說帝國主義怎樣的在中國自掘坟墓，乃是全書最精采的一處。這樣的深切的了解，這樣的大胆的解剖與呈露，是值得我們的佩服的。

但我們對於這書也有不滿意之處。最大的，是作者對於中國舊文化的崩潰，似乎有一個普遍的悼惜，對於西方文化的進攻，似乎也有一個普遍的憾恨。但我們對於舊文化中的幾個分子，是表示極不滿意的。例如對於部落式的大家庭制度的毀滅，我們儘可以不必為之喪服號咷。對於西方文化的進攻，我們也以爲是一件利害參雜的事。作者對於教會成績品的批評——有許多到了十六歲的中國青年

，尙以爲這個行星之上，只有三個大人物，即是，基督，華盛頓，林肯，」(一三五頁)以及對於近代婦女的但知模仿西洋婦女的驕奢淫逸的譏刺，我們當然同意。但這樣的以局部概括全體，亦不能使人心服。他似乎不會明白，文化的需要交換，猶之水的需要下流，是阻止不得的。比如他說：

「中國人採用了若干的外國生活方式，他即毀滅了若干的中國人性質。他不即變爲外國人，他在不知不覺中，漂流到了文化的曠濛處」(一二四頁)

這是很胡塗的說話，作者豈至于此？這當然是由于他壓了洋場上的洋臭氣，忿激之極，而爲此言的。我們對此雖然可以諒解，但亦決不容不更正。

作者說，現代的中國是一個真空(Vacuum)，這個比喻也是不很切確的。中國的毛病，是混雜，不是空虛，是太實了，是什物太多了，——古老的土產品，西方的新產品，中西合璧的改造品，形形色式，滿坑滿谷，——不是空虛。故作者的填補式(Filling in the void)的標義，內容雖多不錯，措辭却是失當。

目價告廣刊本

八分一	四分一	半頁	全頁	尺寸地位
四元	七元	十三元	二十五元	內前頁封面
四元	七元	十三元	二十五元	外後頁封面
三元	五元	十元	二十元	內後頁封面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時代公論

第十五號 七月八日出版

時事 教師節與新孔學運動
 述評 建設與銀行
 方向轉換和我們的任務(二)
 我對於方向轉換後的幾個提議
 安定農村的根本問題
 工程教育問題
 詩錄 亨丁敦論日美戰爭
 論植者 改良小學教育問題
 「滿洲讀本」原序
 關於「建設與土匪」
 柳詒徵等
 顧毓琇
 張其春
 師連航
 譚啟昌

時代公論

第十六號

七月十五日出版

石橋講壇之流風餘韻
 學潮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變
 法西斯蒂之謎
 「監察院等於虛設」與陳紹寬請懲高友唐
 國民黨復興論
 大學教授與學生(上)
 楊公達
 程其保
 法律賦? 權力賦? 威信賦?
 方向的轉換和我們的任務(三)
 廢止內戰的辦法的討論
 教育之科學的研究(上)
 長江輪上的小中國
 國手(三幕劇)
 阮毅成
 薩孟武
 朱亦松
 羅廷光
 景昌極
 顧一樵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 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注意)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